

名家



摄影



中国摄影出版社

名家谈摄影

中国摄影出版社

一九八四

封面设计：丁 聪

编 辑：宣相权

画家谈摄影

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区红星胡同61号)

印刷：外文印刷厂

戏剧出版社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4 插页 6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8226·22 定价：0.30元

前 言

《画家谈摄影》一书，在几位画家的积极支持、热情关怀下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绘画与摄影是两门在文艺领域里各自发挥其独特作用的视觉艺术，它们之间一直有着互相关连，彼此影响。在这本书中，画家们以自己的切身感受，论述绘画与摄影的形象思维的异同之处、彩色与黑白影调的区别及其艺术价值、人像摄影的表现个性和表现手法、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以及体现民族特点等问题。这不仅给摄影工作者以有益的启发，也可提供给美术工作者研究、探讨和参考。



1928年初在上海的一些摄影家组织了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1929年12月在上海《时报》馆举办“华社第三届摄影展览会”。这是在展览会上的合影,当时许多美术摄影家大都是著名的画家。

图为后立者左起:邵雨湘、邵卧云、周瘦鹃、张珍侯、张仲善、黄伯惠、胡伯翔、朱寿仁、郎静山、胡伯洲、(不知名)、陈万里、唐镜元。

坐着左起:蔡子庐、丁(悚)慕琴、祁佛青、黄振玉、左赓生、张光宇。

(丁 聪藏)

目 录

叶浅予	绘画与摄影.....	(1)
	——与摄影工作者的一次座谈	
艾中信	谈摄影艺术.....	(10)
刘凌沧	美术摄影的画意诗情.....	(29)
	——忆旧时的北京影坛	
孙美兰	实态与画意.....	(39)
常任侠	浅与摄影.....	(59)
黄永玉	摄影漫谈.....	(71)
	——一次座谈会的发言	
程十发	我的另外一支画笔.....	(103)
钱绍武	谈谈人像艺术.....	(107)
	——学习罗丹艺术论的笔记	
潘梨兹	从魔法到艺术.....	(113)
	——我对摄影的认识	

葉淺予



绘画与摄影

——与摄影工作者的一次座谈

我拿过照相机，但还是个小学生。三十年代我是《时代画报》的编辑，画报要依靠摄影家来支持，没有摄影家，我这画报编不出来。所以，我跟摄影的朋友联系比较多，受他们的熏陶，我也拿起了照相机。我这两只手，一只手速写本，一只手照相机，大约是解放初期把照相机卖掉了。

现在转入正题，在讲绘画与摄影的关系之前，先讲一讲我所喜欢的几张照片，这些作品都是最近从中国摄影家协会出版的摄影杂志上找的。但要声明，我喜欢的不一定是最好的。艺术欣赏都难免有个人的爱好，个人爱好可以不同，好象我们吃菜，有的人喜欢吃辣的就喜欢吃四川菜，不喜欢吃辣子，四川菜就不吃，吃广东菜。今天我讲一讲我所喜欢的照片，也讲一讲

我为什么喜欢这几张照片，有点分析，讲点道理。

这是《大众摄影》八二年第一期，我欣赏这一张，这张题目叫《心花怒放》作者利智仁（见附图第2页），我为什么喜欢这张照片，我有点看法，《心花怒放》大概是春天吧，周围都是开的花，管他什么花，红花，一片绿草地，几个人在里面笑的前俯后仰，高兴得不得了，表情动作非常夸张。所以，我感觉这张照片《心花怒放》这四个字题目就很恰当，有时候我们拍了好的照片，想个贴题的题目不大容易。你们看看，这几个人笑的差不多躺下去了，这花是红颜色，前后都有。而花是虚的，人是实的，这里面主要的形象是人，花是陪衬，渲染了环境气氛。作者抓取这一瞬间的美是抓得了他心目中预期的美。

第二张是《中国摄影》八一年第二期的封面，我觉得这张照片是人像摄影中较好的一张，题目叫《品尝》（茹遂初摄）。这位妇女大概是新疆哈萨克族，她在舔一粒葡萄，照片的整个调子，色彩是红的，只有那粒葡萄是绿的，很巧妙。红调子中间有一点绿，色彩对比的感觉很充分，宋代画院考画家要出题目的，一个题叫做“万绿丛中一点红”，这是“万红丛中一点绿”，很有诗意。这张照片很自然很生动，从人物表情看，使人感觉到甜味。

《丰收的诗》这张照片是得了奖的，（见《中国摄影》1983年第3期）我很喜欢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实际是一张画，中国画家喜欢画葫芦，过去大画家吴昌硕、齐白石都喜欢画葫芦，这个摄影家他采取的偏于一角的角度合乎中国画章法。但是，他表现方法和中国画正好相反，他的主要形象还是亮的，背景是黑

的，和中国画的白地墨图正相反，他一方面采用了中国画构图的方法，取材的方法，同时发挥了摄影的特殊采光方法，形象很鲜明，他的逆光用的很好，我们现在流行用逆光拍人像，作者用逆光拍葫芦很自然，不做作。

这里有一张照片，《海上明月共潮生》是老摄影家黄翔的作品（见附图第3页），我为什么喜欢这张作品呢？首先喜欢《海上明月共潮生》这个题目，再看水浪层次不多，一层二层最远处还有一层，三层浪，一轮明月刚升上来，简洁明快。看了这张照片好像感到了浪打到海岸的声音，有音乐效果。那月亮我不知道他怎么拍的，是实景，还是加工？看来不像加工，却是实景。这张照片有音乐的情调，显出作者艺术修养很高。

这里还有一张叫《布达拉宫》，也是八二年第一期《中国摄影》上刊登的，作者是杨明辉。我们看见许多人拍《布达拉宫》一般都是孤立地拍摄小山头上的《布达拉宫》，而他是从另外一寺庙顶上来远望《布达拉宫》，把《布达拉宫》推得远一点，增强了神秘的宗教气氛，这个取景的方法是把《布达拉宫》的特点表现出来了。这是我的感觉，别人感觉可能不是这样，那也不要紧。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这一张是八一年第三期《中国摄影》上刊用的叫《神兵天降》（见附图第1页）。我看过电视，人可以在天空停留，可以摆出各种队伍，我觉得很奇怪，人居然可以在天空中停留。过去我们知道跳伞往下跳就完了，他可以在天空中排列好多队形，像鸟一样飞来飞去，他可以几个人凑在一块，也可以分散摆布出很多队形，这张照片本来没有多少优点。但是，他满

足了我们人可以上天的这种遐想，拍这张照片的人，他自己也一定在天空，作为这样的摄影家，至少要有胆量，也要学会这种飞行。我认为这张照片有点神话的味道，孙悟空十万八千里在天空翻腾，我们现代人是否也可以逐渐作到这一点？看了这张照片，可以使人发生很多想像，将来人类发展到某一天，也许不要这个伞，就光着身体，可以在空中停留，这是一张可以唤起人们丰富想像的照片。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叫《全神贯注》（见附图第1页），拍的是乒乓球发球的一瞬间，人物是模糊的，球很清楚，这是摄影机的特殊功能。我们看球赛，发球的时候，他怎么一抛一拍，眼睛来不及反映。但是，照相机却抓住了抛球的一刹那。这张照片说明我们摄影机的感光功能已经超过了肉眼的视觉反映，这是科学的成就。抛出的球马上就要打出去，手准备着，这一瞬间我们眼睛都看不大清楚，而照相机却能拍得很清楚。

《又是一个春天》这张照片（见插图第2页），里面没有人，前面摆了很多鞋，可能是云南少数民族的花鞋，还有斗笠，还有背包，挂包，颜色都很鲜艳，后面背景是秧田，在这个地方留下这些鞋子，说明人们下田拔秧去了，很含蓄，有点意思，中国画叫意到笔不到。不画人却画了与人有关的事物，使人联想这些穿花鞋的姑娘们在秧田里劳动。这张照片很有画意，而且意在画外。

还有一张照片，是香港有名的摄影家简庆福拍的，叫《舞姿》（见《中国摄影》1981年第3期），我叫不出这种鸟的名称，红头长脚有点像鹤，它们正在起飞。他这个题目好象人在跳舞，的确，这些飞鸟的姿态，就是能跳芭蕾舞的姿态。他抓

住起飞的瞬间，拍得很巧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六个，一个已经飞上去了，前面几个两条腿在跑，后面的在起步，真像芭蕾舞演员的舞姿。不是一览无余，而是，可以使你想一想人在跳舞时是什么样子。

就介绍这几张照片，当然只限于我手头能够找到的，好的照片一定还有很多很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摄影家都懂得画意、诗意、甚至音乐的节奏。因为我是画画的，我所喜欢的摄影作品总要求有点画的意思，这些摄影作品都有画的意思，这说明中国摄影艺术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摄影技术达到相当高的阶段，这是很可喜的实际现象，比之过去的那个二、三十年代的《光社》、《华社》、《黑白社》、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了。摄影跟画、跟诗之间距离接近了。照片有诗意、有画意，我们的摄影艺术在向这个方面有了进展。

下面我想分几个题目来讲一讲：

一 绘画与摄影

过去美术界好像有这么一种说法：摄影术发展了以后，是不是还要画？画是不是还能存在？照相机一拍，什么形象都记录下来，还画什么呢？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两码事，现在要讲摄影与绘画的关系，现在是很清楚了。摄影作得到的，绘画不一定作得到，绘画作得到的，摄影也不一定作得到，各有特点，自己在走自己的路。尽管相互之间有联系，互相有影响，但是，摄影还是摄影，绘画还是绘画，不能互相代替。摄影家拿了照相机在生活中间记录了很多形象，他只能限于生活中间现有的东西，现有的形象，他不可能创造什么形象，而画家却

有能力凭想像来创造形象。艺术形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高于生活到底怎么理解，绘画可以采取种种方法夸张或者虚构创造典型形象来解决这个问题。齐白石画的虾，很简练几笔，透明而有弹力，将虾的特点充分表达出来。这是绘画的特殊的地方，摄影是否可以虚构？也可以夸张？即使可以，大概只可以有一定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变得虚假了。摄影作品有一时期，喜欢弄虚作假。大跃进时期，有一张照片，把几块田里成熟的稻谷集中装在一块田里，密密麻麻，叫一个小孩坐在稻穗上，压不坏，这张照片在报上发表过，在座恐怕都看到过。夸大稻谷可以无限密植，这是很明显的做假。

还有，有的照片没法假，但是要作假，就是换人头，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事，天安门上，中央领导检阅红卫兵，把谁的头换上谁的头，叫做换头术。还有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在一九七六年《人民画报》上某期发表的。好像在天安门城楼上，是纪念毛主席逝世的追悼会，这一排人，中央领导人都在，其中原有四人帮几个人，照片发表时，四人帮已经打倒，编者用开天窗的办法，把四个人挖掉了。做假做到如此程度，真叫人难受。

摄影可能采取某种特技使用夸张的手法，也许还可以虚构情节。但是，不能弄虚作假，摄影应该发挥摄影艺术的特点。记得一九五八年我在《中国摄影》第一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瞬间的美”，就是一眨眼的美。我说：“为了表现一瞬间的诗情画意，诗人和画家有时候需要经过反复的推敲和经营，才能够完成他们的创作。要推敲，要经营，要构思，摄影家的

劳动似乎比诗人、画家简单的多，他只要按一按快门，全部景物都映上了感光片。但是，摄影家的劳动并非只是按一按快门而已。他们的劳动主要在于按快门之前的复杂的构思的过程，这和诗人、画家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过程，远非诗人、画家可以那样从容不迫，从事反复的艺术加工。摄影家在对象面前的思维活动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决定，不然的话，错过了这一瞬间，机会就失掉了，就永远追不回来那个最好的他所心爱的镜头了。摄影家的创作劳动，关键在那一瞬间，要比画家、诗人付出劳动并不轻松多少。他要在表现的事物面前，精力高度集中，很快作出决定，不然就失掉机会。画家不同，构思时间有时可以拖得很长，可以拖几年。我最近画了几幅画，构思将近一年，才决定怎么画的。摄影家就不行，做一个摄影家，除应该象画家、诗人那样善于发现客观事物的美，主要的是应该具备极其敏锐的视觉反映的机能，摄影家的眼睛应该比画家、诗人敏锐的多，他们能够立刻判断事物在运动中的典型形态。并且，要用绘画构图的处理方法，立即确定取景的距离与角度，在这转瞬之间，还得作测光啊，测距啊，选择角度等等技术性的考虑来完成一件摄影艺术作品。作为创作过程来讲，绘画与摄影有共通的地方，只是摄影对事物的观察、分析、研究要求更快，更准确，画家的眼睛迟钝一点没关系。今天看它，明天看它，后天再看它，加深认识这个事物的本质。但是，话也要说回来，摄影家要求立刻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是天生的，是从实践中间培养起来的。

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摄影家在一瞬间那种敏锐的反映能

力怎么去培养？要讲方法：第一，你要对客观事物感兴趣，要热爱生活，假使对客观事物不感兴趣，不爱生活，心中无数，到处乱拍一阵，那么，就不会有好结果。第二，要辨别客观事物的美与丑，懂得取舍，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自己认识生活的能力。第三，对生活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人云亦云，抄袭人家的东西。摄影家有一对审美的眼睛，一副审美的头脑，在对象面前要思索对象的意义。这种思索，要到生活实践中去锻炼。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摄影家，拿了照相机不一定见到对象就拍，应该到处去看，去思索，我们画画的也是这样，不应该一天到晚的画，还是看和观察最重要。我们画画的朋友中间有两种人：一种是一天到晚画画，一年画它几刀纸，一刀是一百张，十刀八刀的纸画下来，不一定画好，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说，你不要乱画，你想好了再画，任何事物都想一想，然后再画，用不着那么浪费纸张。现在宣纸很贵，胶片也相当贵，随便消耗，也是一种浪费。还是要用我们眼睛去看，训练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光审辩能力提高了，那么，同样你们对摄影作品的质量也提高了。要不断地训练我们敏锐的观察能力。有人问，摄影家和画家对形象思维的方法是不是有所不同？有的人认为应该不同。但是，我认为两者有共同的规律。对形象思维的过程，画家可以拉长时间，摄影家要缩短时间，就有这个差别。至于反映生活，画家和摄影家来比较的话，那摄影家活动的天地要比画家大得多，凡是他眼睛所见的东西都能成为摄影机的捕捉对象，而画家却不可能。现在我听说，农业生产在好转，农民也在买照相机了，也在拍照。农民也有画画的，

但人数极少。到了某一天，农民都能拿了照相机，他们也要追求艺术性，那这天地可就大得不得了啦。所以，我觉得，摄影家的用武之地，要比画家大得多，宽得多，光是一个业余摄影的队伍，各种职业的人都有，他们可以用照相机去反映他那职业生活中的情况，既生动又真实。而画家就不同了，画家要反映工人或农民，那非得自己去不可，你还不一定熟悉他们的生活，有的人跑了农村，跑了工厂回来，也画不出一张画来。

我说要锻炼我们的这双眼睛，不是说全靠眼睛，眼睛的后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是要锻炼我们的思想。眼睛不过是工具、是器官，来传达我们所看见的事物，必须通过头脑去进行创作思维。

二 彩色与黑白

我们现在社会风气在变，什么东西都要有彩色，看电影、或看电视，如果播放的是黑白的，就不想看。放电影老片子黑白的多，放映出来大家都不想看，有的人就说啦，干嘛老看黑白片哪。黑白片的电影好像已经不吃香了，已经过时啦，似乎应该进博物馆了。照相也是如此，大家都想拍彩色照，可惜我们现在的科学条件还不够好，彩色照的底片和放大的纸张要用进口的，听说放大一张四寸彩色照片起码一块钱，在北京的只有少数几家，不像黑白片哪个照像馆都可以放大，摄影爱好者自备放大机，也可以放大。但是，我们现在对彩色的供应条件跟需要还不相适应。有的人拍了彩色胶卷还要送到香港去冲印。你看多么麻烦。这是一种风气，反映的需要，从黑白过渡到彩色，这个需要是无法抵抗的，只能顺应潮流。照这么看，是不

是黑白片就应该进历史博物馆？我开头说过，摄影术发明以后画家起了恐慌，好像以后画家不需要了。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画家的作品和摄影家的作品是可以并存的，它们的作用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而存在的条件主要是不同的功能。黑白片和彩色片的关系也是如此，可以说各有千秋。目前，我们普遍地拍摄彩色照片的条件还不够，怎么办？我们应该创造条件，首先要自己生产彩色胶片，彩色照相纸，到任何照相馆都可以冲洗、加印放大彩色片。这是以后的事情，而当前我们的条件还不能适应这种需要。现在，拿照相机的人一天多一天，我看在目前还是多拍些黑白片吧。拿画来说，现在你去看展览会，所有的画，基本上都有颜色，白描、素描、水墨的画很少，但是，一张黑白的画，一张素描，一张白描，一种水墨画，摆在很多彩色鲜艳的大厅里，它们就很突出，尽管数量少，感到孤单。但是，它在色彩缤纷中间黑白的东西特别响亮，特别引人注目。所以，事物要从几方面去看，不能从一个方面去看，事物的发展，有时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对黑白片有比较乐观的看法，跟画一样，水墨画跟色彩画，同时并存，应该这样。色彩东西发展到特别普遍的时候，人们的欣赏习惯可能要变，来欣赏黑白作品。我可以在这里预言，到某一天要反过来。跟女人穿衣服一样，这年流行的服装是高领子，再过几年又是矮领子了。现在，穿喇叭裤的已经不时髦了吧，都变成小裤脚了。事物这个东西，随着社会上爱好者的风气，是在变的。所以，我比较乐观，黑白照片的前途是光明的，为什么这么说黑白照片要拍好了，艺术水平是高过彩色照片的。我是画中国

画的，中国画历来的理论就是墨分五色，从极浓到极淡的层次，就是代表色彩。如果满眼都是颜色，你的感觉怎么样？我是有这样的反映，颜色看多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休息休息。好象音乐，有一次大概一九七五年四人帮还没有倒台的时候，有个电影叫《草原兄妹》，这部电影从头到尾的全过程的音乐节奏，都是嗒嗒嗒嗒，嗒嗒嗒嗒，速度高昂，耳朵震得难受，这怎么能吃得消呢。红的、绿的、黄的、蓝的色彩，一天到晚在你眼睛里、脑子里幌耀，也是不舒服的。搞色彩本身要有学问，不能乱追求，你用暖色还是用冷色，热调子还是冷调子，绘画要讲究这些东西，我觉得搞摄影的也得讲究这些东西，讲调子。大家还记得吧，也许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恐怕还很年轻，有所谓“红海洋”运动，红海洋把城市所有的房子都油漆成了红色，街上店铺的价牌都是红色的，这叫红海洋，满眼都是红色，这行不行啊！不行吧，别说物质条件红油漆不够供应，眼睛也接受不了。色彩这个东西不能乱用，你用不好，效果不会好。所以，要搞色彩的东西，要懂得一点色彩的学问，什么颜色和什么颜色摆在一起方为合适，要学一点色彩学。现在，有些摄影家在讲究这个东西，我在前面举的几种作品例子有些颜色都是不错的，那一张《心花怒放》，有红的、绿的和黑的，人身上是黑的，花是红的，草地是绿的，红、绿、黑三个颜色，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颜色，就是用对比的方法，结果这红的绿的黑的三个颜色，最突出的是黑色，黑的颜色在大片红色绿色中间最突出。这幅照片，人穿的衣服是近于黑的深颜色。所以，人在里面最突出，这种色彩的自然配合，有它的偶